

过好生活要保有做布熊时的心情

榛生笑言自己大概五岁时就会做手工了。当年小小的她认真地把线穿进针孔,用奶奶针线盒里的小布头缝了一个布袋。“当然那是很简单的布袋,也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就是一个孩子的想法。”

“我奶奶是个闺秀,她也是从小就会针黹,一生里足不出户,最擅长的事就是绣花。”榛生回忆,奶奶从没特意教她,但是看奶奶每天做针线自己也就学会了。她胆子大,敢把大块的布料当中最好看的花儿给剪下来,弄得奶奶哭笑不得。

在榛生看来,做手工是一种人生的享受。绣一枝花草,缝一只布兔,或者用皮料做一个手提包,制作它们的过程,就是人找回自己内心的过程,是去和内心那个五岁的小姑娘相遇的过程。而手工的魅力,大概就是内心深处的宁静,还有“做这只小布球给我的孩子玩”那种特别温柔、特别美好的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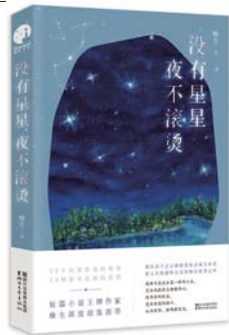
榛生的手工作品,在朋友之中很受欢迎。她曾做过一对儿桃红、墨绿的布熊送给一位大姐。大姐非常喜欢,还给这对布熊起了名字。

那时榛生还在长沙工作,租房住,每天下班时常常遇到下着冻雨的窘境。坐在班车里听着耳机中的歌,她彷徨于自己何去何从。这位大姐常打电话和榛生聊天,询问她的近况。大姐鼓励榛生,不论去到哪里,都要保有做熊时的心情,那种认真生活,好好完成每一件事的心情,那么日子就不会过得不好。

榛生还曾痴迷做牛皮包,当时网上还没有手工包的教程,不像现在随时都可以搜索教程。她只能自己画纸样,自己摸索。在武汉,她和一个叫绿子的朋友一起去清芬路买皮料,皮料太沉,俩人扛着皮料回家。一路讨论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包,边聊边开着玩笑,一路欢笑。“年轻的光里,那是最快乐的一段。”榛生笑着说。

用蔬果的横切面做成“天然印章”

如今榛生已为人母,手工依然点亮着她的生活点滴。她每周陪孩子上两次英语课,一次课2小时的时间,她会在家长休息室中等待。休息室里常常没人,那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就是她的小天地。她从包里拿出一个自封袋,里面装的都是她的针头线脑,两节英语课的时间,从打草稿、剪裁、绣花、收边到最后把别针钉牢,足够她做好两个小胸针。“时间横竖都要浪费,这样浪费比看剧浪费有意义吧。”榛生说,手做的东西比机器做的有趣,带有制作者的个人气质,就好比韩国大婶们



榛生的A面以及B面 小说作家和手工达人

□ 本报记者 范佳

翻看榛生的微博,令人出乎意料。这位拥有众多粉丝的“80后”文艺小说作家,微博上的内容却充满了生活气息,几乎全部是她精美的手工作品和生活中的小确幸。正如她的简介,除了作家之外,紧跟其后的还有“手工达人”和“生活家”。这种动手制作的创造力,给她的生活和笔下的人物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每家做的大酱汤和泡菜,味道各异,时间在每个人的手上会变成不同的气场。

当手工融入生活,便更加生动可感起来。在榛生看来,生活家是始终在

生活中寻找真、善、美的人。一把青菜,一瓶水,一张纸,一块糖……生活家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好,用可爱的视角对待它们,喜欢并爱惜它们。

榛生喜欢自己的家、自己的用品、自己的小孩、自己的服饰都能整洁干净,为此她必须做一个勤快的人。当她成为一个勤快的人后,在整洁干净的生活底子上,她发现可以观察到更多美妙的事物。

“比如蘑菇、橘子、秋葵、洋葱的横切面都很好看,它们就像天然的印章。我赶忙唤来小孩,教他用颜料在白棉布上盖印章,然后我们把这块布轻轻洗涤晾干,就有了一块好看的小方巾。”榛生说。

在等待客人来家中作客前,榛生会把西瓜和苹果切成小块,准备好沙拉酱。见孩子无聊,便教他用几根牙签和小的苹果块儿搭建一种立体的结构,使它不倒。这样的游戏很受孩子欢迎,等客人来了,几个孩子便一起搭建起这种“水果建筑”。孩子们一边搭一边吃,玩得很开心。

在榛生眼中,很多小事都可以用自己的想法把它们变得有趣。一次,一家人去山上玩却忘了戴遮阳帽,榛生便用一件衬衫和一张广告宣传单做出了一顶帽子来,就像拥有百宝箱的哆啦A梦。空闲的日子,榛生还喜欢记手账,有趣的图画配上文字,记录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样实用的乐趣给榛生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一度着迷植物染写篇小说来纪念

榛生的作品中常能寻到她的手工情怀。她会不自觉地为主角安排一些特长,比如一位女子是手工技艺高超的店主。她做的很多手工都是单独一份,概不复制,而整个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又比如女孩在买大鸡排的时候和别人吵架,对方要‘追杀’她,她就开始跑,跑了三条街后,跑到一间小店里。店主是个做手工瓷器的男子,救了她。这个故事就收录在我的新书《没有星星,夜不滚烫》里。”榛生说。

在榛生看来,小说虽是虚构的艺术,但很多时候作家是在写自己。小说的细节是作家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观察和回忆,虽然故事本身并不一定发生过。

榛生在写《草木染》这篇小说时,加入了男女主角一起染布的细节。这源于她有一段时间着迷于各种植物染。她在网上看了很多教程,捡了很多青柿子,买了靛蓝、矾块、白棉布。染料难免从手套漏进去,她的双手都被染蓝了。

后来榛生发现,其实很多植物都可以做染料,她也就不拘一格,把樱桃、桑葚的汁儿当染料,居然染出了好看的灰紫色。这么美妙的事儿榛生并不想辜负,她开始计划着写点什么来纪念。在她的构思中,要有一个特别好看的姑娘当女主角,一个像古人一样的浪子当男主角,于是就有了《草木染》这篇小说。

这次,随榛生新书《没有星星,夜不滚烫》一起寄出的,还有她的抽奖赠品。玛瑙、玉髓、碎碟、珍珠……她精心挑选原料,设计制作。亲手穿起这些晶莹的珠宝,亲手包装,每一个宝串还起了名字。

其中一串,是白珠子配着一颗粉晶、两颗黑玛,和一只白玉髓小莲蓬。正如夜晚的池塘,秋天雨后荷花季节要结束时那种清凉的意境。

在榛生心中,读者对于她来说是人生的一部分。“我的读者有些跟我跟了十几年了,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她们就知道我,我出的每一本书她们都会买来阅读,我生小孩,隐退了一两年,她们却还记得我。我开店,她们来当我的顾客。我出新书,她们马上来捧场。她们因为我的写作、我的手工,或者我设计的小珠宝而觉得生活很美好。而对于我来说,她们为我的美好而感受到美好,本身就是更高级的美好。这些小珠宝送给读者,是一种古人的情怀,‘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的情感。”



唱个歌还要上山下河

把音乐现场搬到非常规的场地,比如雪山、渡轮、公园、厂房,利用环境反差刺激张力的产生。再把现场观众换成直播屏幕前的看客,让表演者和观众之间隔一层想象。这样的双重刺激下会创造出怎样的作品?



八组音乐人被安置在八个不同的场景内现场演出,他们当中大部分都选择了与无人的环境交流,以区别于平常。云南乐队Kawa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渡轮上“渡人渡己”。钢筋森林的边缘,以闪着暗红色光的LED屏幕和冷冷江水为背景,引吭高歌的Kawa像江上的一星渔火,热的律动在夜晚非常醒目。

事事追求完美的成都乐队“声音玩具”选择在空旷的室内玩光与影的游戏。主唱欧珈源试着解释了对“另一种语言”的理解:“你需要什么样的音乐,需要什么样的电影,什么样的朋友,需要什么样的食物。所有的一切都包含在、隐藏在所有环节的细节中。”语言苍白,但灯光足以把繁冗无力都吞入阴影中。声玩现场的主题是“幻象”,光打出层层嵌套的几何图形,洒出水波涟漪和宇宙星云。“歌儿还是那些歌儿”,但那一刻它们与幻影嬉游,与平日不同。

海拔3600米处,两位电子音乐人HWA与L+R-王璐的现场吸引了一小群年轻人的加入。

八组音乐人中,只有莫西子诗做了与大家很不一样的选择,他一头扎进了人海。一脸老实巴交的莫西直言不讳,从前自己对广场舞人士“不太待见”。在成都人民公园唱歌成为他的“破冰之旅”。莫西发现,原来市井气最动人处在热情和无偏见。

人民公园的大叔大妈们对莫西和他的乐队一点不见外。“他们都很享受,反而是年轻人有些侧目。”被人群包围的莫西有点窘,还有点得意。戴翡翠耳坠的女士用成都话庄重地为他申场及报幕。时装周和跳舞的中老年人士热情参与。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太好,莫西子诗在台上嘟囔着“为什么没有年轻人啊”没多久,一位跳现代舞的美少女就从天而降,加入其中。

这项创意的发起人是国内最活跃的独立音乐公司之一草台回声的老板戈非,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策划的源头是这样的,在成都有一个地标叫蒸汽旅舍,是成都的文艺青年聚集地,有旅舍,有Livehouse,有一些做视频的年轻人,都是偏亚文化的,老板叫毛毛,去年年底他和草台回声的乐队做了一个项目,把秘密行动拉到四姑娘山的山顶上,做一个直播。“把电子乐放到一个自然的空间里面应该挺酷的,后来他们做出成片,整个过程剪辑了一个纪录片,这是很有意思的做法,我们不谋而合。”戈非说,目前音乐产品存在单一化的问题,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创意在里面,他们要做的音乐场景化,就是想以系统运作的方式,影响更多的人。